一日凤凰半日餐

李守金

去湘西凤凰古城游览，本意只在欣赏自然山水的无限韵致和古朴纯真的民风民情，却不想实实在在过了一把美食的瘾。

过去出去旅游，我从未看重饮食，只要能填饱肚子即可。这次在凤凰古城旅游的时间宽裕，一日三餐也就比较从容。为了真切体验这个湘西边城的完整风貌，我们连宾馆提供的免费早餐都放弃了，顿顿都去大街上寻找当地风味。

这种做法也不是毫无根据。读了沈从文的《边城》来凤凰寻觅的人，是不会忽略那富于湘西特色的家常饭店的。比如小说中描写故城外河街小饭店，“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卧在浅口钵头里，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红筷子……”这样的情景最易勾起年长游客的怀旧情怀，也最能满足奢望中的闲情逸致，引发某种潜在的细腻情绪。

作为一座旅游城市，凤凰古城的饭馆可不少。我们在古城北门外一个街面小铺里坐了下来。服务员热情地递上菜单，并推荐了几款湘西特色菜。一些菜名与我们的理解不大一致，望文生义必然会失去许多品尝的机会。到不熟悉的地方，拿不准的时候，先看别人点的什么菜，多数都吃的，一定差不到哪里去，这几乎屡试不爽。

趁着店家不忙的时候，我询问了湘西名菜酸鱼的做法。制作酸鱼的最佳鱼种是稻田里活蹦乱跳的鲤鱼。一般在晚稻抽穗灌浆时，把鱼从稻田里捞起，去鳞剖肚，清洗干净，在鱼肚里填满糯米粉，拌入食盐、花椒、生姜、五香粉等作料，压实密封后连坛埋入泥土里，在空气隔绝中腌制。过一段时间，酸甜可口的酸鱼就腌制完了。再经过清炖或油炸，就可以做出一份有着特殊酸甜味道的美食。

还有一道叫“牛肝菌”的食材也不能顾名思义。牛肝菌无肝，也与牛没有一点关系。湘西地处崇山峻岭，大山里蕴藏着采撷不尽的山珍美味，其中首推牛肝菌。牛肝菌的做法同样费时，最好搭配鸡块在陶罐里用文火慢煨，或者用紫砂气锅炖煮，使牛肝菌充分吸收鸡汤。文火煨炖出来的牛肝菌嫩软鲜香，回味悠长。看着眼前冒着香气的一钵牛肝菌汤，唇齿间已然充满芬芳。

在凤凰古城，几乎所有小饭店的菜单上都有好几种以腊肉为原料的菜品。这里的腊肉与酸鱼一样也有个腌制的过程，却又有所区别。新鲜的猪肉一块块切好后，抹上掺了辣椒面、花椒粉等香料的食盐，一层一层摆好放在陶缸里，静置一段时间。等腌制好了以后，还要比腌制酸鱼多一道熏烤的功夫。把腌制好的腊肉挂在炉灶上方，任凭火塘里的烟火熏烤，甚至还会有意用些冒烟的松枝松果、谷糠橘皮放进火塘里燃烧，让干透了的腊肉充分吸取烟火气。吃的时候，洗净腊肉表面油亮的烟尘，露出的颜色褐里透红，看着就让人眼馋。无论是清蒸还是配菜，都腊味醇厚，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尤其是拿干辣椒和黑豆豉爆炒的腊肉片，腊香浓郁，辣味呛人，让人欲罢不能。

在人来人往的街面上开店，写到菜单上的一定是佼佼者。这些满带地方性特色的招牌菜，“酸”字打头的让人难忘，以“辣”领衔的更胜一筹。辣椒在不少地方是调料，在这里当菜吃。凤凰一带，家家吊脚楼檐前都悬挂着一串串火红的辣椒，各个饭店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辣的菜肴。毫无遮掩的香辣与回味无穷的酸甜交织在一起，再普通的菜肴也都会远离平淡无奇。

客观地说，凤凰并没有多少风靡全国的美食品牌，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全因那饮食中饱含了湘西的生活方式、历史故事和人生美学。走进凤凰，欣赏湘西近乎原始的制作工艺，品尝那缕与众不同的味道，对我们的味觉来说，实在是一场全新的体验。凤凰风味的热辣、酸爽只属于湘西的山水。融入湘西民风，让自己的心境与吃的心情紧密相连，辣则辣得酣畅淋漓，酸则酸得津液丰润，爽则爽到风情人怀，享受到的是万丈红尘中的那份通脱。

有人说不辞辛苦只为一顿饭的人，才是顶级的吃货。离开千里之遥的凤凰古城，回望几天的湘西之行，蓦然发现这一日凤凰半日餐的口腹体验，不经意间让自己成了一个爱美食还爱刨根究底的吃货。

老户人家

章铜胜

在乡村，被称为老户人家，是一种褒义，也是一种肯定。乡亲们说谁家是老户人家，总有让人羡慕的意思在。老户人家，也是一户人家在乡村社会中，名声与家风日积月累的成果。

老户人家，都有一栋老房子，房前屋后，总有几棵如枣树、杏树、榆树、皂角树、柏树、桂花、玉兰的大树。我们老家村子南边的一户人家，房子是青砖灰瓦的徽派老房子。房子前面很宽敞，东边有一块面积不小的晒场，西边用青砖砌了一个院子。院墙有一人多高，里面栽了栀子、凤仙、夜来香、鸡冠、桂花、紫荆等植物。院子外面的路边，有两棵并排的枣树，树龄很老了，树也很高大。那两棵枣树和我们村子东边的一棵乌桕一样，是我们村子的地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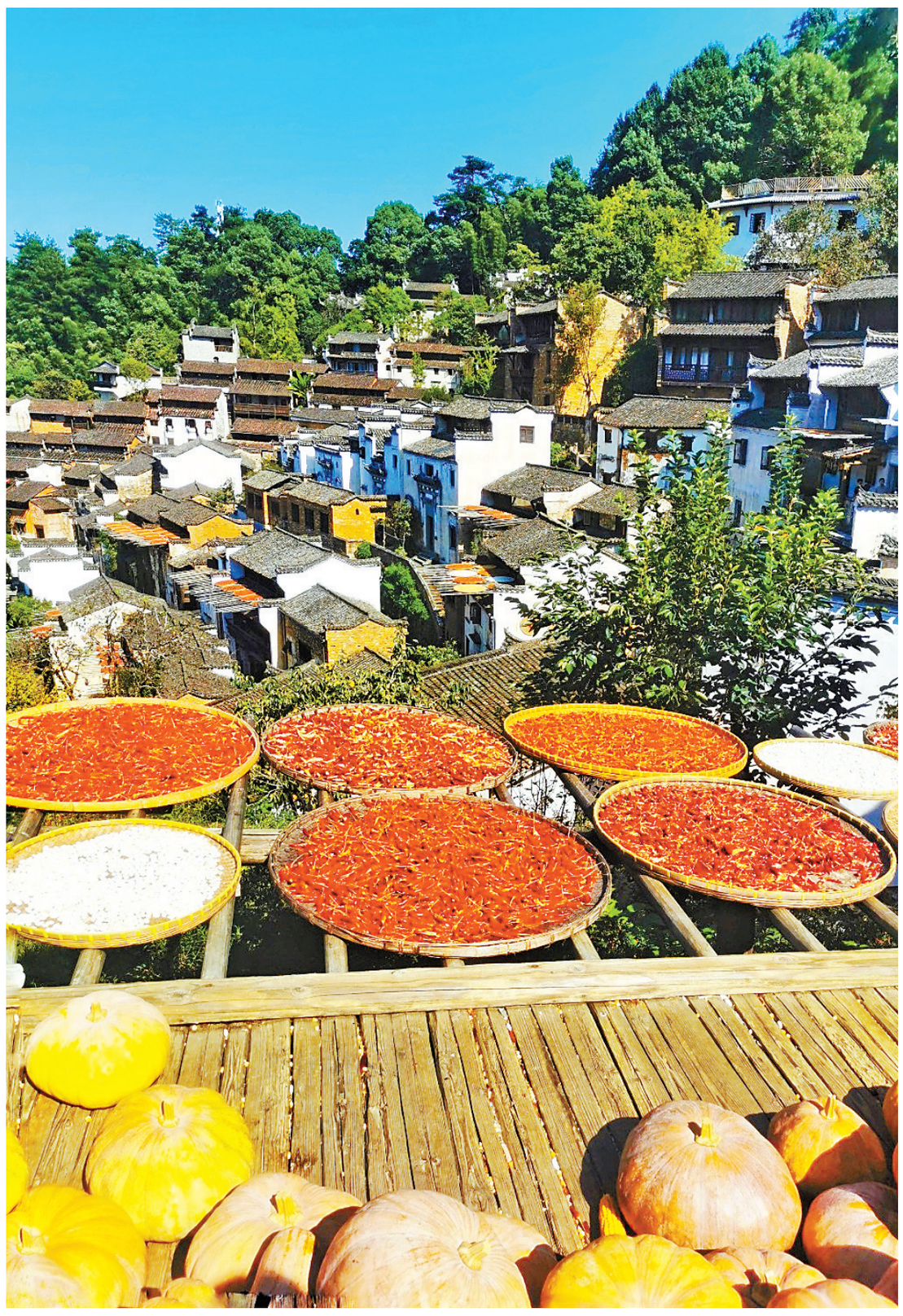
院子的主人是五奶奶，村里的孩子都这么叫她。印象中的五奶奶，爽朗干练。花白的头发整日梳得一丝不乱，身上的衣裳总是干净平展，说话也温声细语。我每次上学从她家门前过，她都会和我打声招呼，有时还会说上两句话，问一些学习上的问题。不只是我，村里每一个经过的人，五奶奶都会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有时看见五奶奶在院子里浇花，我还会边走边朝院子里望一望，五奶奶发现我时，会停下手中的事，隔着院墙冲我笑笑，或是对我挥挥手，我这才开心地去上学。栀子花开时，她会摘几朵栀子花送给我，还会帮我别一朵在衬衫领口的扣眼里，或是放在衬衫的口袋里，然后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拍。这时候的我就像得到了奖励似的，一整天都很开心。枣子成熟时，她会在我放学时，捧上一捧枣子，装在我的口袋里或是书包里。有时，五奶奶也会拎着一大竹篮枣子，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送。在我的心中，五奶奶是有老户人家风范的。

老户人家，都会有一些用旧用老了的东西，扔不掉，也舍不得扔。那些东西有了岁月的滋润，透出光泽，温暖着我们的目光，也收藏着一些与之相关的记忆。我的爷爷有一张小方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置办的，桌上原有的漆已经脱落得差不多了，露出了里面的木纹。除了冬天，天气好的时候，爷爷都要将桌子搬到院子里。清晨，在桌上喝早茶；黄昏，就着几个简单的家常菜，小酌几杯。过节的时候，早茶有麻油拌臭干子、烧饼、油条、酥糖。平常，只是炒花生、炒黄豆之类的零嘴。茶也是自家炒制的土茶，浓而酽。那张小方桌，承载了爷爷生活中的许多乐趣。爷爷每次用完之后，都将桌子擦拭得干干净净。爷爷没有告诉我那张方桌的来历，我也不知道它的年岁，只是觉得它很老了，也许比父亲，或是爷爷的年岁还要大吧。爷爷那种辛勤劳作、淡然生活的态度，一辈子与人无争、与邻为善的性情影响了父亲和我，也影响了我们这个家族，这也是老户人家的一种传承吧。

我的家里，除了自己的一些藏书外，再也找不到年代久远一点的东西了。有时，我特别怀念乡村里住在老房子老院子里的老户人家，他们有用得老旧的东西，有家底的积累，经历过生活的磨砺。他们生活得那样悠然、笃定，仿佛人世永远安好的模样。

晒 秋

刘鹏 摄



或轻或重的霜

路红顺

轻
就那么轻
轻到没有了一点分量
以至于
从瓦楞上走过时
我竟浑然不知
是我睡得太沉太沉
还是
你不愿惊扰我的美梦
清晨
当我轻轻打开房门
看到你竟覆盖了原野
这大地上薄薄的白
莫不是
你给敷上的一层面膜

重
就那么重
重到可以压弯苍穹
以至于
把河滩里的芦花
压得都抬不起头
鸿雁南飞
山寺的钟声空留夜色深处
片片枫叶
浸染出了火的激情
漫山遍野较真的树叶
承载不了无法承受的重量
纷纷坠落
江河辽阔
大山露出了嶙峋的骨头

五彩池

故乡的河

王兵全

故乡的村子坐落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坡上，坡下有条河，叫石咀河，夜以继日流淌了几千年，最终注入远近闻名的葫芦河。在我的内心深处，故乡的石咀河是生之所依，梦之所绕，魂之所系，是永恒的精神家园。

美丽如画的河。石咀河发源于大山深处，像一条轻柔的飘带，在山谷间蜿蜒前行，点缀出两岸巍峨的青山、粗犷的原野、变幻的色调。春天，漫山遍野盛开着各种各样绚烂的花，构成五彩斑斓的美丽田园；夏天，黄土地被绿色覆盖，热辣辣的风中各种蚊虫横冲直撞，叮咬在身上十分明显；秋天，丰收的金黄和火红映照着人们的喜悦，土路上人们忙碌地来来往往，充满生活气息；冬天，满地白雪尽显北国风光，封冻的石咀河静静地聆听着人们在村子中心的广场上运动时发出的呐喊，以及围坐在土炕上诉说着家长里短的欢声笑语。石咀河随着时光流逝和四季轮回变换着容颜。

收获希望的河。石咀河是故乡的母亲河，犹如土地的动脉，用沸腾的血液灌溉着原本贫瘠的土地。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的两岸是梯田，也是十里八乡为数不多的肥沃水地。记忆里，庄稼长到差不多一尺高时就要浇水，人们根据地势高低和需要的水量，在河道的不同节点，筑起大小不等的梯级拦水坝。等所有水坝蓄满水，就在河岸边安装好柴油机和水泵、水管。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响起，河水掺杂着泥沙喷涌而出，流向一块又一块庄稼地。早晨，人们迎着初升的朝霞，跨过小河，踩着草尖上的露珠开始一天的耕作。傍晚回家路过这条河时，都要把铁锹、锄头、镘头等农具放到河水里洗一洗，再用河边的杂草擦拭干净，这个代代相传的习惯，诠释着淳朴的农民对生活的热爱。无论岁月流转，人们总是把在田野里收获的小麦、黄豆，甚至树枝、秸秆、柴草等所有收成，经过这条河，一担又一担挑入村庄，挑进自家的院落。故乡的河就这样一直哺育着村庄的人们。

绽放快乐的河。故乡的河很浅，河面也不宽。少年时，常在夏日和几个小伙伴相约，在有水坑的地方依势筑起水池，把衣服脱下放在河边的石头上，光着身子挖河泥、捏泥人，直到把自己变成小泥猴。儿时的爱好还有去河边的田地里捕捉飞舞的蜻蜓、追逐蹦跳的松鼠。暴雨过后，孩子们都喜欢跑到村口看河。只见河头卷着浪花飞奔而来，如万马奔腾，漫过河床，奔向远方。隆冬时节，河面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得银光闪闪，小伙伴们就会跑上河面滑冰。石咀河是儿童的摇篮，也是竞技的舞台，更是五彩缤纷的童年。

追逐梦想的河。石咀河和它的一条叫楞子河的支流交汇的地方，有一座古城堡，城堡后面紧挨着就是古老的村庄。矗立了几百年的城堡，犹如一座灯塔，指引着人们回家的路。多年来，人们经过饱经风霜的城堡，跨过潺潺流淌的小河，远走他乡，去追逐梦想。从古至今，只要条件允许，村里的人们都会在自家大门刻上“耕读第”三个大字，用“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光芒照亮后人前行的路。尊师重教是村里的传统，孩子们小学毕业后，都要到河对面距离村子两公里的中学上学，跨过小河往返于家和学校。小河看着他们成长，为他们记录着童年、承载着青春、放飞着梦想。外出的人们跨过石咀河就算真正离开了家，亲人们不舍的眼神、无尽的牵挂都融入流淌的河水，向远方奔流而去。

许多年过去，村庄已物是人非，只有小河依然静静地流淌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惊艳着时光，湿润了眼眶。故乡的石咀河是一本厚重的书，记录着昨天的传说、今天的故事，诉说着沧桑岁月；是一幅美丽的画，描绘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是一首浪漫的诗，能洗涤心灵，让岁月生香，让梦想成真；是一支美妙的歌，唱出伤感旋律，让河水永远在人们心中流淌。

母亲的“俗”品味

王国梁

母亲喜欢花，尤其喜欢那些开得盛大、颜色丰富的花，比如牡丹之类的。她爱养花，但养过几次牡丹都没有养好。于是每年牡丹开放的时节，母亲都会让我带她去邻县的牡丹园赏牡丹。徜徉在花海中，母亲灿烂的笑脸也像花开一样：“瞧，这牡丹开得多好看，又富态又鲜艳！”母亲让我给花丛中的她拍照，一张又一张，总也拍不厌。每一张上面，她的笑脸都像花一样灿烂。

其实只要是颜色鲜艳的花母亲都喜欢。我家院子里，就种了很多月季、蜀葵、三角梅之类的花。这些花开得铺天盖地，满院子都流光溢彩的。母亲经常搬个小凳子坐在花前，独自一人欣赏这花开满院的景色。有时候还会在花前自言自语，仿佛在跟花聊天。她总是说，只要见到花开得艳丽夺目就开心。

我以前总嫌母亲的眼光太俗气，我喜欢兰花那类有高雅气质的花，觉得它们有绝世独立的气质。母亲却觉得它们太素淡。她说：“那些花开得不解气，慢慢悠悠的，没个欢实劲儿！”她这话的意思我明白，就是在说那类花草没有张扬的生命力，不那么蓬勃盎然，不那么生命力顽强。

母亲买床单、被罩、窗帘之类的家居饰品，也都喜欢有大片花朵装饰的。记得有一次，她买了一张床单，回到家铺到床上，满床的大红花翻滚着，那么夸张。我跟她打趣：“妈，这下好了，你天天在花海中睡觉，做梦都会梦到满世界的花开呢！”母亲却非常喜欢这样的床单，喜滋滋地欣赏一番后，说：“够鲜亮，整个屋子都显亮堂了！”

家里的一些碗碟杯盘，还有各种小饰品，都是母亲挑选的。她总是陶醉在自己亲手炮制的“美丽世界”中感叹：“我就喜欢这些花骨朵儿，看着热闹，觉得日子过着都有了精气神儿！”

母亲懂得外物可以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以及生活态度，说明她是懂生活的。可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喜欢这些在我看来俗气的东西。直到那次她跟嫂子一起为我的侄女做结婚时的被罩，我才理解了母亲喜好的根源。只见大红的被面如波浪一般涌动着，母亲在上面飞针走线，表情里满是幸福，她说：“我见着这些红艳艳的被面就欢喜，多鲜亮的颜色啊！”我恍然大悟：母亲对鲜艳的颜色情有独钟，是因为她的经历太过坎坷，日子过得缺乏色彩，所以鲜艳的花朵以及在我看来俗气的饰品，对母亲来说都是一种俗世欢喜，是一种温暖慰藉。

人生纵然不如意十之八九，只要还有一点点鲜艳的颜色，就能把暗淡的生活照亮。母亲用这样的颜色，来抵御人生在世的种种苦难。只要有明丽的色彩，世界就是值得被珍惜的。

主管主办：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社址：成都红星路二段70号 电话：办公室(028)86967113传真 通联发行部(028)86967130 记者部(028)86967136 编辑部(028)86967140 事业发展部(028)86967119 邮编：610012 精神文明报社照排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承印